

清秋子 著



汉家天下

楚汉争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清秋子 著

汉家天下

楚汉争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汉争锋/清秋子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5.9

(汉家天下)

ISBN 978-7-5559-0202-7

I.①楚… II.①清… III.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323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2.75
字 数 332 000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4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序 汉家雄风今犹在

作家清秋子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汉家天下》第一部在出版之前,出版社编辑给我看了原稿,并嘱我写一篇文章加以评说。我却之不恭,于是遵嘱,在这里写一点读后的感想。

注意到清秋子的历史写作,是在数年前,我曾应邀为他所撰的历史人物传记《武则天》写过一篇短序,对他在写史方面的功力颇有印象。如今翻开他这部厚重的书稿,粗读一遍,感觉他的写作在数年间大有精进,已深得历史小说写作的堂奥。

《汉家天下》从“楚汉争锋”开始写起,作者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那一段金戈铁马的风云史。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问世以来,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可谓家喻户晓,若想在史料基础上加以生发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故而初展卷之时,我不免替作者担心。然而在看过数页之后,便立刻放下心来——作者书写历史故事的才华,当下能及者甚少。

读此稿,令我印象深刻的,首先是书中人物的鲜活。写历史小说,难就难在这里,主人公们必须是古代的人,但又要让今人能够理解。读者读过之后,要对他们的一言一行、一颦一笑能够会心。本书作者在司马迁给出的史料基础上,大大发挥了他独到的文学想象力,使得刘邦、项羽及一大批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活了起来。可以说,《汉家天下》的写作,是“有温度”的历史写作,古籍上的人物,到了这部书

里,有了血肉,有了声音,有了清晰可感的动态形象。以刘邦为例,他的那种痞、那种韧性、那种包容的胸怀,都是通过各种生动的细节表现出来的。通过一个个的具体细节,一个活脱脱的平民皇帝便跃然纸上。

我一向认为,写历史小说切忌表面的热闹,历史叙事应该有一个鲜明而强大的内核,也就是如何提炼主题。我感觉清秋子在这方面是颇为用心的。西哲有言曰: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此话有一定道理。历史是有传承的,传统的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绝,至今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还很大。清秋子在本书中所强调的“民本”意识,读来触动人心,令人浮想联翩。我想,这就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魂魄。

本书令我感喟的,还有作者在叙事结构上不凡的功力。楚汉之争期间,战争频仍,许多战役的线索本来就错综复杂,如何将这些事件逐个讲清楚,又不能让事件淹没了人物,作者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。对于多场战争的描绘,详略得当,各有侧重,毫无重复之感;并且经过精心的结构布局,使人物性格在战争场面中逐步延伸展开,直至揭开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再有,即是本书在虚实方面的处理也很妥帖。可以说,从总体框架看,《汉家天下》是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作的,即使是想象发挥,也都是有所本的,是一种文学性的“复原”,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史实来读。但是其中有几个虚拟人物的随机出场,又似神来之笔,恰到好处地烘托了真实的历史人物,于厚重之中又添了几分飘逸。

读这部书稿,我数度有放不下的感觉。作者延续了我古代章回小说的传统写法,融会贯通,加以发扬。其场面的逼真,情节的跌宕,叙说的流畅,都可作为一流文字来欣赏。在当代,能读到如此古朴而又灵动的文字,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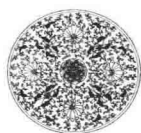
在当今,关于历史的书写可谓浩如烟海,在众多的作品中,《汉家天下》是一部极有个性的作品,那么当然会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史上留下印记。

数年之前,我曾如此评价过清秋子的写作:“在他的书里,历史是经,文学是纬,从而使一般读者认为十分枯燥的历史,有了血肉,有了温度,能够走进人心里。”在今天,我仍是这种感觉。

据称,《汉家天下》是一部长篇系列历史小说,后面可能还有更精彩的描写。我愿等待作者一部部地写出来,好好把它通读一遍,以享受这种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之美。



目 录



序	汉家雄风今犹在/二月河 1	六	背水之战惊太行 183
一	萧何夜追都尉郎 1	七	纪信替死悲荥阳 225
二	韩信剑芒指陈仓 35	八	君臣星夜走北邙 264
三	席卷三秦势若狂 67	九	龙且恃勇一战亡 292
四	分崩又成天下殇 106	十	垓下悲歌万古伤 320
五	彭城溃逃何仓皇 141		

一 萧何夜追都尉郎

竹帛烟销帝业虚，关河空锁祖龙居。

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

这首诗，本是晚唐诗人章碣^①的一首七绝，题为《焚书坑》。此诗与诗之作者，在史上都不甚有名；然而到了近世，此诗却大大地有名起来。究其缘由，足可发人深省，亦令人叹惋。

此诗说的是秦末大乱之事，寥寥数语，却是字字千钧。秦末大变乱，乃是起自秦始皇猝死，秦二世倚靠权奸赵高篡了大位。因得国不正，便处处疑神疑鬼，朝中自然是正气不伸，奸佞当道。秦政原本就严苛，经此一变，竟而愈加暴虐，终于逼得民反。偌大帝业，虚弱的底子一下便袒露出来，先是陈胜、吴广用了“鱼腹丹书”“篝火狐鸣”之计，鼓动戍卒，于大泽乡首揭义旗。后又有六国旧贵胄与民间豪雄趁乱而起，拔城易帜。三年之内，便埋葬了一个横绝天下的庞然大物。

其实，在起事的诸路豪雄中，并非人人皆为圣贤，而多是鱼龙混杂。颇做出一

^① 章碣(836~905年)，字鲁封，睦州桐庐（今属浙江）人，后移居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，唐代诗人。有《章碣诗》一卷已佚，《全唐诗》存诗一卷（26首）。曾创“变体诗”，单句押仄韵，双句押平韵，时人效之。

番事业的,唯有刘邦、项羽两大家。后世的人,说是刘、项二人联袂推倒了大秦的天下,自是十分精当之论。正所谓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”,转眼之间,河山便易手。但彼时天下,素来独尊一姓,故不可能由刘、项二人相商分享,这就有了其后绵延四年有余的楚汉之战。

那四年多的景象,正如司马迁所言:“河决不可复壅,鱼烂不可复全。”其变乱,其悲惨,乃近古所未见。

生于乱世者,磨难虽甚多,然也有他们的幸遇。那数年之中,有许多英雄旋起旋落,大放异彩,成就了其汪洋恣肆的人生,在史上留下了一个不灭之名。

故此,那一段史,便如远古之夕阳残照,读来令人回味无穷,亦觉悲壮莫名。其间的英雄末路与竖子成名,两千年来,更是为史家所津津乐道,至今也未曾被冷落。

且说汉王元年(公元前206年)五月的一个夜里,汉中郡的郡城,亦即南郑这个地方,近郊的汉军大营已熄灯多时。除中军大帐外,各帐均是光亮熄灭,军卒们酣然大睡,全无牵挂。

冷月之下,象征汉王权柄的旄旗^①,静静低垂,状似有气无力。营帐之间偶或响起的巡更刁斗^②,声若呜咽,显得凄凉万端。

营门前,几名执戟卫卒强打精神,也仍是昏昏然,只觉得眼皮愈发沉重。其中一个,居然立着就打起盹儿来。忽然,一阵马蹄声轻微响起,由远及近,从大营内悄然而来。众卫卒毕竟有历练,瞬间便被惊动,都是浑身一震,将长戟交搭,阻住来路,低声喝问道:“是何人?何事出营?”

来人是一年轻军吏,面略黄而身长,甲冑整齐,披一袭皓白战袍。他放马缓步到了营门,猛然勒住马。卫卒忙取来守夜灯笼,高擎过头,看胸甲结花,方才辨出,此乃一位都尉。只见这都尉翻身下马,解下腰牌递出,自报了一声:“治粟都尉。”^③

① 旄(máo),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。

② 刁斗,古代军中用具,形状似斗,有柄。白天用作炊具,晚间用以巡逻敲击。

③ 治粟都尉,汉代中级军官名,掌筹划军粮之职。

一卫卒接过腰牌，靠近灯笼看看，又问：“可有出入符节？”

来人道：“有！”说罢递出。

卫卒将官职、人名验罢，还回腰牌与符节，却是满脸狐疑：“都尉，此符节今日虽可出入，但何事须半夜三更出营？”

那都尉并未立刻答话，只略略转身，回望大营片刻，才说道：“有军令！调粮！”

卫卒仍问：“可有汉王虎符？”

那都尉面露不豫之色，叱道：“我又不去调兵，只去石梁亭催粮。”

几名卫卒互相望望，放下长戟，不十分情愿地搬开门栅。其中一个，随口嘟囔道：“一个多时辰即可天明，何苦要赶夜路？”

都尉不禁火起，喝道：“为何如此多事？”

那卫卒手指营门高悬的禁令牌，忙赔笑道：“近来逃亡甚多，君上与韩太尉严令盘查出入，请都尉息怒。”

那都尉翻身上马，一记鞭鸣，急催道：“速速让开。今夜不催，尔等便要断炊了！”

卫卒们这才慌忙闪开，放都尉出了营门。那人出得门去，即回首诡秘一笑：“各位儿郎，敌在关中，何苦与自家人过不去？恕我不敬，来日再会！”

众卫卒茫然不知所措，只呆望着那白袍都尉飘然一骑，绝尘而去。

人踪既远，夜色愈显深沉，营门又复归于寂静。两只巡夜灯笼置于地上，明灭不定，酷似一双蒙眬睡眼。

如此过了半个时辰，营内忽又有马蹄声骤起。一文官神色仓皇，策马飞奔而来。两卫卒举灯高照，不禁愕然：“丞相！”

丞相萧何勒住坐骑，厉声喝问：“夜来可有人出营？”

“有，是治粟都尉韩信。”

“走了有几时？”

“半个时辰。”

“荒唐！为何不拦住？”

“禀报丞相，验过他符牌，皆无误。”

萧何便不再问话，喝了一声“闪开”，众人慌忙去搬门栅。待门栅徐徐打开，仅可容一人通过之时，萧何便等不及，猛力一鞭，胯下坐骑便有如疾风飙起，驰过门栅，冲出营门去了。静夜里，马蹄声密如急雨，听来格外惊心。

一卫卒喊了声“丞相……”，便噤不能言。众人不禁瞠目，良久才回过神来，面面相觑。其中忽有一人醒悟过来，忙返身回营，禀报值夜校尉^①去了。

这一番嘈杂，惊动了正在观楼上瞭望的哨卒，高声向下问道：“营门何事，闹得这大声音？”

卫卒答道：“萧丞相一人一骑，奔出门去了！”

哨卒便懒懒道：“我道是何事！丞相必有急务，不关你我事。莫再自相惊扰，打搅了兄弟们睡觉。”

片时之后，大营再次归于沉寂，唯闻虫声唧唧，四处似充满诡异之气。卫卒们执戟肃立，倦意全消，心头忽涌起一股莫大的恐惧：“今夜大营，恐有变！”

就在此时，汉王大帐内，数盏膏油灯微火摇曳，一派昏暗。新近受封汉王的刘邦忧思满面，正蜷曲在几案旁，借酒浇愁。

数月来，世事变幻，匪夷所思。刘邦为诸多得失所惑，满心沮丧，箕踞在席上，只顾喝闷酒。醉意渐渐上来，他愈发郁闷，断断续续，哼起了家乡谣曲，眼前景象，也似随之浮动。须臾间，泗水畔之草木景物，尽皆奔至眼前……

就在三年前，刘邦尚在家乡沛县丰邑，正做着不起眼的泗水亭长^②。当年，他在水畔的芦苇丛中，常邀来县吏萧何、曹参、夏侯婴、任敖，以及乡邻樊哙、卢绾、周勃等一千朋友，谈古论今，把酒尽欢。

① 校尉，汉代中级军官，职级在将军之下，与都尉同级，为军中单位“部”之长官。

② 亭长，乡官名，掌治安、迎送之职。秦汉时，乡村每十里设一亭。

诸人与刘邦友情甚笃，皆直呼他的本名“刘季^①”。所谓刘季，即村语中的“刘三”是也。此情此景，恍似就在昨日。可是，三年眨眼一过，一顶汉王的冠冕戴在头上，给自己取了个大号叫“刘邦”，很多事，竟都身不由己了。

刘邦想到此，长叹一声——美酒常有，然何处还可觅得此等豪兴？

当初举义之后，刘邦被沛县父老推作了沛公^②，拉起三千兵马来，人称“沛公军”，之后，又投奔了楚地义军的总首领项梁。

项梁，乃江东^③下相人氏，楚国名将项燕之子。秦末大乱，他不甘落于人后，率八千江东子弟揭竿而起。后又在民间寻得楚怀王之孙，扶立为王，对外仍称“楚怀王”，为各路义军所共尊。

彼时之项梁，自号“武信君”，素孚众望，威名远扬，是最有希望夺得天下的一个英雄，惜乎其大意轻敌，为秦将章邯所杀。正因他的提前退场，才为刘邦空出了一片可施展的天地来。

年前闰九月，楚怀王与诸侯共立约定——“先入定关中者为王”。嗣后，怀王便命刘邦领军一支，向西而行，去攻取秦都咸阳。刘邦所率的“沛公军”，彼时不过是一支弱旅，人马仅万余，兵卒皆原为农夫、屠贩之流，却阴差阳错，一路克敌，最后兵临咸阳市下，得了“先入关中”的头彩。

然世道纷乱，恃力者便是强者。仅一个月之后，楚军的另一强势首领项羽，便统领大军四十万，赶到咸阳来争功，不肯让刘邦做这关中王！

这位项羽，本名项籍，羽乃他的字，世人皆称他项羽。项羽是项梁之侄，秦末随叔父举义，曾与刘邦结拜为兄弟，联袂击秦，现已成楚义军之最高统领。

当初，北成长城的悍将王离，奉秦二世之命，率秦军十万南下平乱，围住了赵义

① 刘季，刘邦原名。古人兄弟排行的次序，伯为老大，仲为第二，叔为第三，季为最幼一人。如家中只有三子，则幼子也称季。刘邦因在家中为行三，且是嫡出幼子，故称“刘季”。

② 沛公，即沛县令。称“沛公”，是因秦末义军均尊楚，采用的是楚国官制，楚制县官称谓，是在地名后缀一“公”或“尹”字。

③ 江东，亦称“江左”，古代区域名称，所指为长江下游之江南一带。因长江在今安徽南部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，而以此段江流为准，确定东西和左右。

军的都城巨鹿。项羽为救赵，率楚军破釜沉舟，在巨鹿城下与王离大战，尽灭秦军精锐，一战成名，威震天下。

项羽其人，不单勇力过人，且生性暴戾。入咸阳后，全不顾刘邦与秦人曾有约法三章，杀了亡国之君秦王子婴，又烧尽了秦朝宫室，以雪洗曾经的灭国之恨。

至今年二月，项羽又自封为“西楚霸王”，俨然天下之主，分封了十八诸侯王，刘邦仅为其中之一。

若仅仅是如此，刘邦倒也能忍；然项羽猜忌心忒大，不顾怀王的先前之约，偏把刘邦封在了咸阳以西的汉中及巴蜀，等于贬在边荒化外，这又教刘邦如何能忍？

最令刘邦切齿者，乃是项羽的无情无义，竟然不顾杀亲之仇，将那秦之降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都封了王，在咸阳左右一字排开，号称“三秦”，以图扼住汉中之咽喉。

四月初，项羽又在戏水这地方大会诸侯，令诸侯各自罢兵，回封地去，不得再斗。而后，才放下心来衣锦还乡，率兵回彭城去了。

刘邦一路冒死杀伐，原本指望做个关中王，高卧咸阳，光宗耀祖。却未曾料，同时举义的诸侯豪强，各封了一方好地，极尽风光。唯他这个屈居西陲的“汉王”，有何尊荣可言？略等于鄙地一个郡守罢了……

想到此，刘邦又长叹一声，捧起酒樽，眼前便是猛地一花。浑浊醪酒中，似浮现出项羽的一副得意之状来。

刘邦忍不住，骂出了声：“呸，无义之徒，有何得意？”

侍从在侧的谒者^①赵衍一惊：“大王，因何事发怒？”

刘邦便道：“何事？无事！寡人正骂一条狗呢。”

这赵衍，自霸上投军，便跟从汉王左右，知君上喜怒无常，便故意装作懵懂：“军营之中，下官从未见有犬只出没。若有野犬窜入，军爷们三月未食肉，怕早就捉来吃了。”

^① 谒者，官职名，君王近侍，掌传达之职。

“有！如何没有？犬在关中，蜷伏爪牙，已窥伺寡人多时了。”

“关中尚远，有几条狗，也无关痛痒。大王请宽怀。”

赵衍忙以眼神示意左右，近侍随何便抢步上前，接过刘邦手中的酒樽。近身郎卫^①周緤(xiè)也上前，欲扶住刘邦。

刘邦以衣袖一挡：“尔等统统出去吧。今夜也无甚事，就让我自斟自饮好了。”

赵衍与众涓人^②会意，都躬身退到了帐外。

刘邦喝了些酒，胸中郁闷，仍无以解脱，便踉跄起身，从剑架上取下那柄“赤霄剑”，将其从鞘里抽出来。

此剑为上古青铜剑，剑脊至刃宽二寸半，剑重九镒^③，剑柄镶有七彩珠玉。饰物虽略显古旧，但剑锋寒光，仍是灼灼如新。

细抚剑刃，刘邦似觉有一股寒意，从指尖渗入双臂，心情便一振。这剑，大有来历，是他的贴身祥瑞之物，须臾不可离。

那还是在始皇三十五年（公元前212年）秋，有一美髯奇客，从关中道上来，路过沛县城中的泗水亭，打尖歇息。刘邦在此做亭长，见来了远客，便欲尽地主之谊。当下向近旁王氏酒家赊得几壶老酒，邀来萧何、夏侯婴等一千人，在驿馆的凉亭下，团团围坐。

那泗水亭驿馆中，槐杨浓荫蔽日，间有桂子飘香，正是把酒尽欢的一个好处所。美髯客三爵酒下肚，顿有豪气涌上胸中，看看座上，尽是草莽仗义之士，便拔剑在庭中舞了一回。舞罢，脱手一掷，剑锋直指亭柱上所悬的一篇榜文。这榜文，乃是大秦廷尉府所颁的一部《贼法》，悬于此处，是为震慑蠹贼宵小。

那利剑飞鸣而出，刺入木柱中，入木半尺，其声铿然如钟磬。榜文编绳当即崩

① 郎卫，汉代君王的近身侍卫。

② 涓人，指君主的近侍。

③ 镒，此处指铸剑的重量单位。中国古代铸剑重量，分为三等，上制九镒（每镒六两五钱），“上士”方有资格佩之。

断，竹简四处散落，唯有一根竹简，似小兽般被钉在了柱上。众人定睛看去，那剑锋所刺中的，竟然是一个“秦”字！在座诸人，便都大惊失色。

美髯客仰天一笑，对刘邦道：“在下行走四方，昼伏夜行，所遇之事，皆甚奇也。”

座中萧何，本是精通律法之人，凡过手之通缉文牒，皆过目不忘，此时脸色便是一白，抓住那人衣袖低声问道：“客人莫不是……兰池刺客^①？”

美髯客淡然一笑：“非也。我区区一个行者，何来胆量屠龙？”

刘邦也敛容道：“豪客有何奇闻？也说来我等听听。”

美髯客便道：“我行遍天下，见各地无不惨苦，黔首之民，奄奄待毙。唯是楚地最为英雄，民间义士，结伙团聚，都志在鼎革。每至一处，只用口唤一声‘楚虽三户’，必有乡里耆宿来迎，备酒水招待，聚议汹汹，以待天时。地方官吏皆知此情，然民怨之盛，几近决口，即是神仙亦无良策——他还能将天下的人都捕尽不成？”

刘邦与萧何等人面面相觑，都知“楚虽三户”的谶语，下句便是“亡秦必楚”，然这杀头的违碍之语，如何就能在光天化日下脱口而出？

刘邦惊道：“此处也是楚地，何不闻有此等事情？”

萧何忙截住话头，举起酒爵敬道：“志士见多识广，我等草民，徒有欣羡之心了。然则，国士谔谔，总须定于一尊才是；我辈才具，尚不及国士，还是饮酒为好。”

美髯客睨视萧何一眼，摇头道：“唉，英雄缄口，哀莫大焉！天下之大，何处能觅得一个知音？莫非楚地之风，如今也委琐至此了吗？”

萧何闻言，脸上就是一红：“先生超脱，以四海为家，小吏自是敬佩之至。而我辈凡俗，终日营谋升斗之食，只为妻小而已，真是惭愧得很。”

刘邦却亢声道：“萧主吏，这不是你的本心之言吧？斗食小吏，非我辈也。草泽之中，或许就有龙蛇在。”

萧何便道：“江河草泽中，虎豹或许有。这龙蛇吗……却不见得。”

^① 兰池，即兰池宫，大约在今咸阳东北杨家湾一带，乃人工开凿之湖，为秦始皇游乐之所。史载始皇三十一年（公元前216年）十二月某夜，秦始皇微服夜游兰池宫，突遇数名刺客，幸有随身四名武士奋力护卫，当场将刺客击杀。

“哈哈，美髯客乃豪侠之人，不是外人，萧主吏不必掩盖。你萧主吏若不是龙蛇，何人更还有资格？不然的话，我刘季一介乡鄙匹夫，当初，萧主吏为何要力荐我刘某为亭长？往年我受命赴咸阳当差，同僚赠我仪程皆为三百钱，为何萧主吏独独赠我五百钱？”

“此乃乡谊而已，季兄不必挂记。弟以为世事不宁，唯静为上。你我都不可狂言招祸。”

美髯客略端详刘邦片刻，不由问道：“亭长，某所见官府之人，多头戴发弁^①而已。何以兄长独独戴此巍峨之冠？”

刘邦答道：“此冠，乃竹皮制成。样式系不才我揣摩上古遗风，画成图样，特遣属下求盗官前往薛县，访得巧匠，妙手编成。”

“兄长如此招摇，竟是何意？”

“哪里！区区一亭长，怎敢招摇？弟只是想：这满天下，皆是狗眼看人低之辈，欲行正人君子事，若冠冕不堂皇，又有何人畏服？”

美髯客便大笑道：“原来也是个唬人的招牌，兄长端的是聪明！我跋涉南北，阅人多矣，今日相见之下，知尔等绝非燕雀之辈，待长风来时，必为鲲鹏。某到此一游，实不枉此行。罢罢罢！今日我便将此剑，赠与亭长。风云际会，自当有时。这江湖上，或许还可有一日重逢呢。”

说罢，客人急趋上前，从木柱上拔下长剑，双手捧住，递与刘邦。

刘邦慌忙起身辞让：“这，这怎么敢当？”

那人神情渐渐肃然，扫视众人而后谓：“此剑，乃上古周官桃氏所铸，春秋战乱，埋没于南山。始皇元年因山民垦荒之故，方得见天日，后为山中一隐者所藏。前年我行脚至南山，蒙此翁错爱，以剑见赐。但我终为江湖散客，不能成大器。此剑赠与君子，来日定会有一番开辟之功。大丈夫在世，仅数十年而已，不能效荆天舞干戚，岂不是人生至憾？故此，人万不可心死。譬如你……”说到此，客人便一指刘邦

^① 弁，古代的一种帽子，可将头发束住。

的头顶，“今日乃亭长，以竹皮为冠，专事治盗；来日也说不定，就要换成通天冠^①了呢。”

闻此言，萧何与曹参两人，脸色顿时惨白，其余人也都一时怔住。

刘邦也是脸色一白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近来始皇帝尝曰‘东南有天子气’，欲再次东游以厌之，眼下朝中廷尉府搜捕甚严……”

美髯客猛然拍案道：“始皇帝果有此言？”他目光炯炯环视诸人。当目光落到座中夏侯婴身上时，年轻气盛的夏侯婴奋袂而起：“季兄，时可矣！”

刘邦连忙将夏侯婴拽住坐下，而后摇头道：“不急，待东南有圣人出吧。”

美髯客愤然而叹：“咄！大丈夫若不图天下，又生之何益？”

刘邦一凛，随即哈哈大笑，忙将话题岔过去：“我就愿闻此壮语！辖十个里长与领有天下，有别乎？没有！这泗水亭，也就是我刘某的天下了。”

众人一时缄默，都不敢贸然言语。座中情状，眼见得尴尬起来。

美髯客也不理会，霍地起身，朝众人一揖，唱了一声诺，便要辞别。刘邦望望天色，挽留道：“客官勿急，眼下似有雨意，不妨歇息一夜再走。”

美髯客摊开双手道：“在下是此身无籍，浪人一个，唯有幕天席地，不便住公舍。”

刘邦便笑道：“小吏我也已猜到。不过，他大秦律虽有条目，‘游士居留而无符，不可’，然在此泗水亭上，本吏就是尊长，不必理会那许多！再者说，萧主吏也在此，万事有他担当。明日恰好有传车^②路过，客官也可顺路搭乘。”

美髯客微微一笑，手指宽阔驿路，说道：“兄长请看，这山河远迈，大道如砥，其疆域之广，为前代所未有，正待我辈以跬步丈量之。你我生不逢时，耻食周粟，这倒也罢了，若是连海内之土都不能周游，岂非等同蝼蚁了？人各有志，所求不同，在下之宿命，前世已定。诸位，桂花香时承蒙款待，谢了，就此别过！”说罢，将美髯一掀，

① 通天冠，古代皇冠，亦称冕旒，其形制常见于各种绘画中，为今人所熟知。

② 传车，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。